公羊義疏

公羊義疏五十二　句容陳立卓人著

成八年
盡九年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來言者何內辭也脅我使我歸之也注以此經加之知見使卽聞晉語自歸之但當言歸疏注以此至言歸○舊疏云其自歸言歸者哀八年夏歸邾婁子益于邾婁注善辭能悔過歸之然則若自歸當言歸汶陽之田于齊今乃如此作文而又言之則知彼晉使之非其本情通義云來言者商量之意不使晉命制乎我也本非齊地而言歸之于者順韓穿來言辭按此實晉使歸而曰來言故爲內辭也穀梁傳曰于齊緩辭也不盡使我也注若曰爲之請歸不使晉命制于我與公羊義同也曷爲使我

歸之注据本魯邑疏注据本魯邑○舊疏云莊十三年曹子劫齊侯反其所取侵地之時管子曰然則君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又上二年傳曰反魯衞之侵地下其經曰取汶陽田以此言之汶陽之田本是魯物明

矣鞌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歸弔死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侯聞之曰嘻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反其所取侵地注晉侯聞齊侯悔過自責高其義畏其德使諸侯還鞌之所喪邑魯見使卑有恥故諱不言使者因兩爲其義諸侯不得相奪土地晉適可來義語之魯宜聞義自歸之爾不得使也主書者善晉之義齊疏說苑敬慎云齊頃公賴逢丑父之欺奔逃得歸弔死問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外金石絲竹之聲遠婦女之色出會與盟卑下諸侯國家內得行義聲聞震於諸侯所亡之地弗求而自爲來尊寵不武而得之可謂能詘免變化以致之故福生於隱約而禍生于得意此得失之效也齊世家云歸而頃公弛苑囿薄賦斂振孤問疾虛積聚以救民民亦大悅厚禮諸侯竟頃公卒百姓附諸侯不犯繁露竹林云自是後頃公恐懼不聽聲樂不飲酒食肉內愛百姓問疾弔喪外敬諸侯從會與盟卒終其身家國安甯是福之本生於憂而禍起於喜也物之所由然其於人切近可不省耶又王道云齊頃公弔死視疾是其事也○注晉侯至喪邑○通義云弔死

視疾勸死士也不飲酒不食肉志復仇也故晉侯高其義畏其德○注魯見至故諱○明經書來言義也卽穀梁不使諸職之意也○注不言至使也○禮記玉藻云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注私事使謂以君命私行非聘也若魯成公時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之類然則與莊二十七年傳通乎季子之私行也者別亦以君命行惟對聘問爲私耳按上二年經取汶陽田與僖三十年取濟西田同文皆當坐取邑則歸之爲善辭矣春秋爲魯諱爲晉使之取復作聞義自歸善辭故言歸之于也所以爲兩爲其義也

晉欒書帥師侵蔡

公孫嬰齊如莒

宋公使華元來聘〔疏〕左傳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按以士昏禮準之昏禮首云下達鄭注達通也將欲與彼合昏姻必先使媒氏通其言女氏許之乃後使人納其采擇之禮則此聘蓋卽下達也士禮使媒諸侯不必求媒故使臣下也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疏〕左疏引服虔云不稱主人母命通故稱使婦人無外事按隱二年傳

昏禮不稱主人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注禮有母母當命諸父兄師友稱諸父兄師友以行宋公無母莫使命之辭窮故自命之然則何氏以宋公無母與服云母命不通者異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注〕据紀履緰來逆女不書納幣〔疏〕注据紀至納幣○隱二年紀履緰來逆女是也錄伯姬也〔注〕伯姬守節逮火而死賢故詳錄其禮所以殊於眾女〔疏〕注伯姬至眾女○襄三十年傳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宋災伯姬卒焉其稱謚何賢也何賢爾宋災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傅母不下堂傅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是也下衛人來媵傳云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九年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傳云此其言致女何錄伯姬也又晉人來媵傳此何以書錄伯姬也又齊人來媵傳此何以書錄伯姬也皆以賢故詳錄之也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疏〕晉世家云景公十七年誅趙同趙括族滅之左傳晉趙姬爲趙嬰之亡均

諸之於晉侯曰原屏將爲亂欒郤爲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趙世家云屠岸賈者始寵于靈公及至于景公而賈爲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爲賊首以臣弒君子孫在朝何以懲辠請誅之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與左氏傳異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疏左傳錫作賜易師九二王三錫命釋文鄭本作賜書禹貢九江納錫大龜史記夏本紀作九江入賜大龜禮記覲禮云天子賜舍注今文賜皆爲錫蓋左氏多古文故作賜公穀皆今文改作錫也差繆略云賜公羊作錫趙氏坦異文箋云石經公羊作錫石經穀梁泐注疏本作錫按曲禮正義引左傳亦作來錫公命

其稱天子何注據天王使毛伯來錫文公命不稱天子疏注據天至天子○卽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是也

元年春王正月正也注正者文不變也疏注正者文不變也○毛本正誤王舊疏云據始言之其實二年三年以下之經皆如是說苑君道云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文王以王季爲父以太任爲母以太姒爲妃以武王周公爲子以泰顛閎天爲

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天下正其事正矣春致其時萬物皆及生君致其道萬物皆及治周公載已而天下順之 其餘皆通矣注其誠至矣武王似春王春秋稱王不變也

其餘謂不繫於元年者或言王或言天王或言天子皆相通矣以見刺 譏是非也王者號也德合元者稱皇孔子曰皇象元逍遙術無文字德明謚德合天者稱帝河洛受瑞可放仁義合者稱王符瑞應天下歸往天子者爵稱也聖人受命皆天所生故謂之天子此錫命稱天子者爲王者長愛幼少之義欲進勉幼君當勞來與賢師良傅如父教子不當賜也月者例也爲魯喜錄之〔疏〕杜云天子天王王者之通稱孔疏天子之見經者三十有二稱天王者二十五稱王者六稱天子者一即此事是也三稱並行傳無異說故知天子天王王者之通稱也其不同者史異辭耳引公羊此傳云云杜用彼說也按何云皆相通矣者以見刺譏是非則與杜義殊穀梁傳曰天子何也曰見一稱也范注天子

天王王者之通稱自此以上未有言天子者今言天子是更見一稱其義以稱天子與稱天王王者同亦不以為褒貶所係也左疏引賈逵云諸夏稱天王畿內曰王夷狄曰天子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以恩深加禮妾母恩同畿內故稱王成公八年乃得賜命與夷狄同故稱天子與公羊義不合○注其餘至非也○舊疏云何氏亦順傳文是以獨言元年矣按其餘即謂不繫乎歲首者皆刺譏所繫與稱天王天子同也或稱王者莊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文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又王使召伯來會葬之屬是也或言天王者隱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八年天王使南季來聘之屬是也或言天子此文是也通義云皆通者明非刺譏所繫或言天王或言天子並是至尊之稱猶覲禮曰王使人皮弁用璧勞又曰天子賜舍臨文隨稱無有意義按孔義與何義乖猶杜云史異辭之謬說也莊元年榮叔之下注云不言天王者桓行實恐而乃追錫之尤悖天道故云爾又文五年王使榮叔注云去天者含者臣子職以至尊行至卑事失尊之義也又王使召伯注云去天者不及事刺比喪禮也又隱元年天王使宰咺注云言天王者時吳楚上僭稱王王者不能正而上自繫於天也春秋不正者因以廣是非是則天王者正稱其稱王者皆有所譏刺與稱天子同唯春下之王正而不變非刺譏所繫也禮記疏引三禮義宗云夷狄不識王化無有歸往之義故不稱王臨之也不云皇者戎狄不識尊

極之理皇號尊大也夷狄唯知畏天故舉天子威之也又引
異義許慎謹案春秋左氏云施於夷狄稱天子施於京師稱
王許所引之左氏說蓋即本之賈侍中其說不可通也禮記
曲禮云君天下曰天子是鄭君臨天下之義鄭注天下謂外
及四海也今漢於蠻夷稱天子於王侯稱皇帝則猶泥於左
氏家說禮記疏又引徐慎服度說依京師曰王夷狄曰天子
亦即左氏說獨斷王圻內之所稱王有天下故稱士天王者
夏之所稱天下之所歸往故稱天王天子夷狄之所稱父天
卧地故稱天子皆不可以說春秋○注王者號也○舊疏云
言正是當時天子之號也白虎通號篇云帝王者何號也號
者功之表也所以表功明德號令臣下者也德合天地者稱帝
仁義合者稱王別優劣也王者當王之號三統通稱三王之
前曰五帝繁露三代改制云聖王生則稱天子崩遷則存為
三王繼滅則為五帝下至附肅繼為九皇是也○注德合元
者稱皇○文選注引鉤命決云道機合者稱皇初學記引七
經義綱曰以化合神者曰皇三國志注引孫盛評化合神者
日皇詩疏引中候敕省圖鄭注德合北辰者皆稱皇元即春
秋元年之元隱元年注云元者氣也無形以起有形以分造
起天地天地之始也是也舊疏云謂元氣是總三氣之名是
故其德與之相合者謂之皇皇者美大之名繁露王道篇所
記五帝三皇之治天下是也○莊孔子至明論○舊疏云春
秋說文宋氏云言皇之德象合元宍道遙猶勤動行其德備

未有文字之教其德盛明者爲其謚矣風俗通引運斗樞云皇者天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三皇垂拱無爲設言而民不違道德元洎有似皇天故稱曰皇含宏履中開陰陽布綱上合皇極其施光明指天畫地神化潛通煌煌盛美不可勝量道德經上德不德下德不失德禮記疏引河上公注云下德謂號謚之君則五帝所行也知上德爲三皇之世即此象元義蓋即以德明爲謚矣故繁露三代改制云黃帝之先謚四帝之後謚何也亦不及三皇○注德合至可放○獨斷云帝者諦也象能行天道事天審諦風俗通引書大傳云帝者任德設刑以則象之言其能行天道舉錯審諦初學記引義綱云德合天者稱帝三國志注引孫盛詩同離騷經帝高陽之苗裔分王注德合天地者稱帝蓋皆取德合天地爲義文有詳略也易是類謀云河龍圖洛龜書聖人受道眞圖易繫辭上傳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是也○注仁義至歸往○白虎通號篇云仁義合者稱王初學記引義綱云德合仁義者稱王白虎通引禮謚法記仁義所生稱王周書謚法解仁義所在曰王文選注引稽耀嘉仁義所在爲王韓詩外傳王者往也天下往之謂之王風俗通引書大傳王者往也爲天下所歸往也白虎通號篇亦有是語呂覽下賢云王也者天下之往也繁露滅國云王者民之所往也是也○注天子者爵稱也○禮記疏引異義天子有爵否易孟京說易有君人五號帝天稱一也王美稱二也天子爵號三也大君興盛

行異四也大人者聖人德備五也是天子有爵古周禮說天子無爵同號於天何爵之有謹按春秋左氏云施於夷狄稱天子施於諸夏稱天王施於京師稱王知天子非爵稱從古周禮說鄭駁之按士冠禮云古者生無爵死無謚自周及漢天子有謚此有爵甚明云無爵失之矣則此與易孟京說同也易乾鑿度云孔子曰易有君人五號也帝者天稱也王者美行也天子者爵稱也大君者與上行異也大人者聖明德備也變文以著名題德以別操鄭注云臨之九二有中和美異之行應於九五故百姓以欲其與上爲大君也此易孟京與何氏所本也白虎通爵篇云天子者爵稱也爵所以稱天子者王者父天母地爲天之子也故援神契曰天覆地載謂之天子上法斗極鉤命決云天子爵稱也帝王之德有優劣所以俱稱天子者何以其俱命於天而王治五千里內也何書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書亡佚篇曰厥兆天子爵又號篇云或稱天子或稱帝王何以爲援上稱天子者明以爵事天也是天子爲爵稱明矣繁露順命云故德侔天地者皇天佑而子之號稱天子其夫有五等之爵以尊之則天亦以天子爲爵矣舊疏引撰名記云天子無爵非公羊義又引郊特牲云古者生無爵死無謚天子有謚則有爵明矣其說是也

○注聖人至大子○詩疏引異義詩齊魯韓春秋公羊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左氏說聖人皆有父謹案堯典以親九族即堯母慶都感赤龍而生堯堯安得九族而親之禮讖云

唐五廟知不感天而生駁曰元之聞也諸言感生得無父有
父則不感生此皆偏見之說也商頌曰天命元鳥降而生商
謂娀簡吞鳦子生契是聖人感生見於經之明文劉媼是大
上皇之妻感赤龍而生高祖是非有父感神而生者邪且夫
蒲盧之氣嫗煦桑蟲成為己子况乎天氣因人之精就而神
之反不使子賢聖乎是則然矣又何多怪初學記引演孔圖
云天子皆五氣之精寶各有題序以次運相據起必有神靈
符紀諸神扶助使開階立遂是以王者常置圖錄坐旁以自
正也御覽引保乾圖云天子至尊也神精與天地通血氣含
五帝精天愛之子之也史記三代世表褚先生引詩傳曰湯
之先為契契無父而生契母與姊妹浴于元丘水有燕啣卵
墮之契母得故含之誤吞之卽生契契生而賢堯立為司徒
姓之曰子氏子者茲茲益大也詩人美而頌之曰殷社芒芒
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商者質號也文王之先為后稷后稷亦
無父而生后稷母為姜嫄出見大人迹而履踐之知於身則
生后稷姜嫄以為無父賤而弃之道中牛羊避不踐也抱之
山中山者養之又捐之大澤鳥覆席食之姜嫄怪之於是知
其天子乃取長之堯知其賢才立以為大農姓之曰姬氏姬
者本也詩人美而頌之曰厥初生民深修益成而道后稷之
始也詩周頌時邁曰昊天其子之箋云天其子愛之周禮疏
引易緯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謂各郊其所生之帝如周則
靈感仰殷則汁光紀也○注此錫至賜也○舊疏云洪文元

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言天王矣彼注云主書者惡天子也古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文公新即位功未足施而錫之非也然則文公初受命而未有功王賜之故見非但文公年長故稱天王今成公幼少當加父教子未當錫是以爲之張義言天子矣按白虎通爵篇引韓詩內傳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乃歸即位明爵天子有也臣無自爵之義童子亦當受爵命使大夫就其國命之不與童子爲禮也彼自謂諸侯三年喪畢受爵之命此蓋天子特命與彼不同也而曲禮有諸侯既葬見天子曰類見之禮者彼鄭注云代父受國類猶象也執皮帛象諸侯之禮見也其禮亡蓋天子或巡守至竟故得見天子若未葬則未正君臣雖天子巡守亦不見也○注月者至錄之○舊疏云正以此經書月故知例月然外來朝聘例書時天子錫命則書月魯人喜得王命故詳錄之也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注棄而曰卒者爲下脅杞歸其喪張本文使若尙爲杞夫人疏包氏愼言云十月書癸卯月之二十五日○注棄而至夫人○舊疏云外夫人卒例日卽襄三十年夏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何氏云外災例時此日者爲伯姬卒日是也今此已棄而書日故解之其棄者卽上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是也爲下脅杞歸其喪者卽下九年春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傳曰脅而

歸之是也按此亦如大夫見黜例不書卒此杞叔姬被出亦不合書卒此書爲下歸喪于杞書亦如公孫敖出奔宜絕因爲齊人脅歸其喪故仍書卒皆以殺恥也然內女旣爲諸侯夫人雖見棄來歸未經改適當有恩禮服如姑姊妹女子子之嫁于國君者也

晉侯使士燮來聘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婁人伐郯

衛人來媵

媵不書此何以書注据逆女不書媵也言來媵者禮君不求媵諸侯自媵夫人疏注据逆至媵也○舊疏云蓋通內外言之何者隱二年紀履緰來逆女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之屬皆不書媵也○注言來至夫人○白虎通嫁娶篇所以不聘妾何人有子孫欲尊之義不可求人爲賤也春秋傳曰二國來媵可求人爲士不可求人爲妾何士卽尊之漸賢不止於士妾雖賢不得爲嫡莊十九年注云言往媵者禮君不求媵二國自往媵夫人所以一夫人之尊也錄伯姬也注伯姬以賢聞諸

侯爭欲媵之故善而詳錄之媵例時〔疏〕左氏傳云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彼疏引何氏膏肓云媵不必同姓所以博異氣今左傳云異姓則否十年春齊人來媵何以無貶刺之文左氏爲短鄭箴云曰禮稱納女于天子曰備百姓博異氣於國君直曰備酒漿不得云百姓是不博異氣也何得有異姓在其中齊是大國今來媵我得之爲榮不得貶也劉氏逢祿評曰齊人來媵無貶文者以宋王者之後託其姬之賢爲王后法也諸侯不得博異氣左氏之說然矣鄭文以非禮爲榮則不得貶所謂說之不以其道說也豈春秋之禮乎按劉氏之說亦非公羊義公羊新周故宋無託宋見王之義諸侯不得博異氣亦鄭氏就曲禮強爲之解耳○注伯姬至錄之○通義云隱伯姬賢而不得其所故自納幣迄於致女事事詳錄之○注媵例時○莊十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及下九年夏晉人來媵是也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杞伯曷爲來逆叔姬之喪以歸〔注〕据已棄也內辭也脅而歸之也〔注〕言以歸者與忿怒執人同辭而不得專其本意知其

爲脅也已棄而脅歸其喪悖義恥深惡重故使若杞伯自來逆
之疏注言以至脅也○舊疏云爲讀如予爲衞君乎之爲也
予以與忿怒執人同辭者即襄十六年春晉人執莒子邾婁
本意者歸昭十三年秋晉人執季孫隱如以歸是也不得專其
以齊人止以以者行其意之辭故也是以桓十四年冬宋人
人門行人衞人蔡人陳人伐鄭傳以者何行其意也注以已從
明知杞伯言四國行宋意今叔姬之喪言以歸不得專其本意
姬之喪請有忿怒是以知其被脅目抜左傳杞伯來逆叔
公羊合之也注叔姬已絕於杞魯復强請杞侯使還取葬與
父三年注○注已棄至逆之○禮喪服云子嫁反在父之室爲
仍如在室謂遭喪後而出者蓋婦人被出則與夫家義絕故
夫家歸其服三年以無受我而厚之者也今伯姬既出仍脅
穀梁傳喪是爲恥深惡重故以杞伯自逆爲文爲內諱也
云爲猶曰夫無逆出妻之喪而爲之也彼疏引徐邈
葬也言夫無逆出妻之喪而葬蓋交譏之矣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注不
日者已得鄭盟當以備楚而不以罪執之旋使離叛楚緣隙
潰莒不能救禍由中國無信故諱爲信辭使若莒潰非盟失

信所以甚中國因與不潰日相起（疏）杜云蕭衞地在長垣縣西南○注不日至信辭○春秋之例不信者日今雖得鄭盟旋即執不以罪即下晉人執鄭伯僖四年傳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是也又下楚公子嬰齊伐莒莒潰亦無中國救莒文其不信已明理合書日今不日故解之○注使若至中國○舊疏云謂其作信辭也所以甚惡中國之無信矣○注因與至相起○舊疏云其言因非正爲之辭矣言此盟不日非直甚中國之無信亦因欲起其下潰書日者乃是中國無信同盟不相救至爲夷狄所潰矣言下相者兩事相其之辭則下潰書日亦起此盟之不信矣通義云下旋執鄭伯不日者嫌非鄭不以信故從小信辭明鄭伯實不背盟旋晉執之非乃與下稱人以執意相發也然同盟國多矣即爲小信辭無以別其爲鄭不背盟中國之失自在稱人以執見之也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疏）通義云錄伯姬詳矣獨不書逆人者宋公不親迎失禮不足爲伯姬榮故自從外逆女不書常例也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未有言致女者此其言致女何錄伯姬也注古者婦人三月而後廟見稱婦擇日而祭于禰成婦之義也父母使大夫操禮而致之必三月者取一時足以別貞信貞信著然後成婦禮書者與上納幣同義所以彰其絜且爲父母安榮之言女者謙不敢自成禮婦人未廟見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疏

云未有言致女者謂春秋無此經也○注古者至義也○禮記曾子問云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于禰成婦之義也注舅姑沒者也必祭成婦義者婦有共養之禮猶舅姑存時盥饋特豚于室故詩疏引易歸妹鄭注及箴膏肓皆引士昏禮婦人三月而後祭行則雖見舅姑尚未祭行猶未成婦也其成婦雖待三月其昏則當夕成矣故士昏禮其夕衽席於奧良席在東皆有枕北趾主人入親脫婦纓燭出注昏禮畢將臥息又詩疏引駁異義云昏禮之莫枕席相連也此鄭氏之義若賈服之義則隱八年左傳先配而後祖疏引賈云配成夫婦也禮齊而未配三月廟見然後配曾子問正義云若賈服之義大夫以上無問舅姑在否皆三月廟見乃始成昏故譏公子忽先爲配匹乃見祖廟又引此如宋致女下

服注云謂成昏按何氏之義亦與賈服同故白虎通嫁娶篇娶妻不先告廟者示不安也昏禮請期不敢必也婦入三月然後祭行舅姑既沒亦婦人三月奠采于廟三月一時物有成者人之善惡可得知也然後可得事宗廟之禮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列女傳貞順篇宋恭伯姬魯宣公之女成公之妹也其母曰穆姜嫁伯姬於宋恭公恭公不親迎伯姬迫於父母之命而行既入宋三月廟見當行夫婦之道伯姬以恭公不親迎故不肯聽命宋人告魯魯使大夫季文子如宋致命於伯姬明古者三月廟見乃成夫婦也故列女傳貞順篇又云齊孝孟姬華氏之長女齊孝公之夫人也好禮貞壹齊中求之禮不備終不往齊國稱其貞孝公聞之乃修禮親迎于華氏之室遂納於宮三月廟見而後行夫婦之道是也○注父母至致之○禮記坊記云子云昏禮壻親迎見于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鄭注父戒女曰夙夜無違命母戒女曰無違宮事不至不親夫以孝舅姑也春秋成公春二月伯姬歸于宋夏五月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是時共公不親迎恐其有違而致之也其云宋其不親迎本之列女傳以不親釋不至亦即不肯聽命之意似鄭氏此解亦以致女爲成昏然何氏之意則以大夫致之女是常禮如列女傳義則似因共公不親迎特使大夫致之令其無違則又少疏也故曲禮鄭注云壻不親迎則女之家遣人致之正義云壻不親迎

則女之家三月廟見使人致之以成九年二月伯姬歸于宋時宋公不親迎故魯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是也按曲禮云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於大夫曰備埽灑注納女猶致女也此其辭也是也然鄭氏以此專指不親迎者言似未達穀梁傳曰婦人在家制于父既嫁制于夫如宋致女是以我盡之也范云刺已嫁而猶以父制盡之又曰不正故不與內稱也范云內稱謂稱使彼疏引徐邈云宋公不親迎故伯姬夫順爲夫婦故父母使卿致伯姬使成夫婦之禮以其責小禮違大節故傳曰不與內稱謂不稱夫人而稱女是宋公不親迎者穀梁家說子政習穀梁故列女傳本之徐氏責伯姬之解過矣○注必三至婦禮○禮昏禮云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注必三月者三月一時天氣變婦道可以成之故也亦卽白虎通三月一時物有成者人之善惡可得而知義也此言舅姑俱沒者若舅沒姑存則當時見姑三月亦廟見舅若舅存姑沒婦人無廟可見或更有繼姑自如常禮賈疏謂姑沒舅存則不行奠菜之禮也褚氏寅亮云庾氏蔚之謂舅姑偏有沒者見其存者不須見亡者豈繼廟可以不見乎祥氏盛思謂繼衡於存者廟見於亡者當舅見在姑未有專廟又何出而見乎皆爲一偏之見疏謂婦人無廟以舅尚在則權附於皇祖姑之廟耳既入皇祖姑之廟矣乃竟專見姑乎專有難處故姑沒舅存斷以不見爲正三月祭行達禮也三月祭菜變禮也不可混而爲一孔穎達謂

奠菜之禮適婦乃得行之庶婦則否矣按曾子問疏云此盥饋廟見皆謂適婦其庶婦按士昏禮庶婦則使人醮之婦不饋注云使人醮之不饗也不饋者共養統於適也是庶婦不饋亦不廟見也昏禮唯云不饋不云不見則庶婦亦當以棗栗脯修見舅姑也雖厥明見舅姑仍三月見祖廟所以示成婦也故詩魏風葛屨云摻摻女手可以縫裳傳婦人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箋云言女手者未三月未成為婦是也劉氏毓崧大夫以上先廟見後成昏說云郊特牲云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鄭氏据此謂天子諸侯大夫昏禮則士昏禮不同賈服釋左氏以大夫以上無問舅姑在否皆三月見禰廟之後乃始成昏今按見於列女傳者莫著於宋恭姬三傳舊注皆主此義反之者則有齊孝孟姬其位告諸侯夫人則賈服所謂大夫以上先廟見後成昏者信有徵矣鄭婦嬀所配者公子忽位在諸侯夫人下卿大夫內子命婦上所行若彼則鍼子所以譏先配後祖矣文四年逆婦姜于齊穀梁貴其成禮于齊較諸公子忽更為非禮然則觀於春秋褒伯姬穀梁貶婦姜左傳譏鄭嬀列女傳嘉孟姬可知大夫以上之昏禮不同於士之昏禮矣士以下無致女之儀大夫以上有之其辭載於曲禮天子諸侯大夫三月廟見然後成昏士庶人當夕成昏故有致不致之殊非第以位尊卑之別也士以下無反馬大夫以上有之見於左傳象著於易爻致女者婦家之禮不親迎則必致女親迎則不致女反馬者夫家之禮不

親迎同當反馬親迎亦當反馬然則大夫以上先廟見後成昏者致女之禮或不盡行而反馬之禮未有不行蓋婦入三月然後祭行祭行然後成昏成昏然後反馬故無論舅姑在否皆有反馬之儀反馬與留車相對鄭箴膏肓云留車妻之道也反馬壻之義也留車者備其大歸反馬者示其偕老必俟反馬以後乃婦道克成嘗其反馬以前猶慮夫家見棄夫婦之禮夫得去婦婦不得去夫故聘幣既行雖未娶而夫名已定祖廟待見雖已嫁而婦道未成蓋一以輔教女之禮也古者女子皆有姆教既教於未嫁之先復教於既嫁之後而寒素者多斂抑富貴者每驕矜故士之女易於信從大夫以上難於聽受是以先嫁三月教於公宮宗室此士以下所共也初嫁三月教以待見亂廟此大夫以上所特也三月成婦與三月教成皆取一時可以有成之義一以慎擇婦之禮也古者爲子擇婦將聘必齊其家世既娶必祭其性情惟是士以下之擇婦止繫乎閨門故先成昏而後廟見大夫以上之擇婦有闕乎家國故先廟見而後成昏昏義云質明贊見婦于舅姑成婦禮也此士以下之昏禮蓋當夕成昏次日卽成婦也曾子問曰三月而廟見云云大夫以上昏禮蓋廟見始成昏故三月乃成婦也必至三月者經歷一時之久知其性情之賢然後妻可以事夫賤可以事君子婦可以奉宗廟壻可以見外舅姑而擇婦之禮成一以全出妻之禮也夫婦之際義合則留不合則去故大歸書於春秋禮有七出之文顧

士以下其勢易行大夫以上閥閱多崇其情難處先王於易於出者使之先成昏後廟見難於出者使之先廟見後成昏仍得以處子改適於嚴峻之中寓忠厚之意傳所謂棄妻令可嫁者施諸尚未成昏者尤見確切要之士以下無世祿居必狹隘窄有異宮大夫以上有世祿居必寬宏且多別館無異宮者成昏必在當夕有別館者成昏可俟異時士庶嫁娶多遲成昏於旦夕無遲莫之變天子諸侯大夫嫁娶較早成昏於異時則無太早之慮此大夫以上昏禮所以與士不同揆之人情固非窒礙難用也凡上中下三篇極爲詳斷擇其要者惟以親迎則不致女非公羊義○注書者至同義○上八年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注伯姬守節逮火而死賢故詳錄其禮所以殊於眾女今此書致女亦詳錄義也列女傳云春秋詳錄其事爲賢伯姬用公羊義也○注所以至榮之○何俊本潔作絜按潔乃俗字紹熙本正作絜雋疏云重得父母之命乃行婦道故曰所以彰其絜也其女當夫非禮不動光照九族父母得安故曰榮之毛詩周南葛覃序云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亦其義也据舊疏義明亦三月後致女後始成昏矣其姬以未親迎不肯聽命故必得父母之命也○注言女至之黨○禮記曾子問云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于祖不祔于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鄭

在遷朝廟也壻雖不備喪禮猶爲之服齊衰也疏其女之父
母則爲之降服大功以其非在家壻爲之服齊衰期非無主
也又雜記云女子附於王母則不配注配謂并祭也王母不
配則不祭王父也女子謂未嫁者也嫁未三月猶歸葬於女
氏之黨按此之廟見即上文之三月而廟見也廟見即祭禰
也即昏禮之奠菜也與昏禮記之祭行別彼云然後則不必
適三月若廟見則必三月行之廟見之後無論何時適遇祭
事即得助祭韋氏協夢儀禮集解云祭謂閒時常祭祭行謂
至是遇有祭祀婦乃行也程氏瑤田通藝錄云助祭兼適婦
庶婦言賈疏惟指適婦未備若三月廟見則惟適婦以廟見
奠菜象贄饋庶婦不饋則亦不奠菜也然則三月之前雖有
祭事婦亦不行不行者未成婦也萬氏斯大禮記偶箋云三
月廟見即士昏禮所謂婦人三月然後祭行也謂祭於高曾
祖禰此指舅姑在者言擇日而祭于禰即主昏禮所謂舅姑
旣没則婦入三月乃奠菜也孔氏謂廟見祭禰只是一事然
則舅姑在者高曾祖之廟婦可以不見乎按萬氏以廟見與
祭禰分別舅姑存没可也謂廟見即祭行則謬胡氏培翬儀
禮正義云曾子問所云廟見是專指舅姑在者其所云祭禰
即此經之奠菜指舅姑没者非謂舅姑没者止行祭禰而別
無廟見又非即祭禰爲廟見如注疏家之說與萬氏大同按
曾子問廟見祭禰嘗是一事謂舅姑没者其高曾祖廟自當
於祭行時及之蓋廟見止如舅姑在時之厥明之見舅姑也

故亦止于禰耳擇日者雖在三月之限必擇吉日敬之至也劉氏毓崧謂大夫以上贊醴婦婦盥饋餕餘及舅姑饗婦之禮今無明文可證然昏義謂贊醴婦爲成婦禮婦以特豚饋爲明婦順舅姑饗婦婦降自阼階爲者代皆係成婦之禮士以下次日已成婦其禮自當行於廟見之前大夫以上三月乃成婦其禮似當行於廟見之後接三月不成昏可也未及三月并舅姑亦不見援諸人情恐未盡洽蓋婦者對舅姑之稱亦係已昏未昏之別昏義所謂婦禮婦義就士昏禮釋之無婦字則不辭不必爲此正名之稱則大夫以上舅姑若在卽預行盥饋諸禮亦無不可似未必見舅姑後卽婦而不女也

晉人來媵

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注】義與上同復發傳者樂道人之善【疏】注義與上同謂亦如上書致女皆與書納幣同矣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疏】包氏愼言云七月書丙子月之三日

晉人執鄭伯【疏】僖四年傳例曰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左傳曰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欒書

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明執不以罪矣

晉欒書帥師伐鄭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注日者鍱責中國無信同盟不能相救至爲夷狄所潰疏十一月無庚申杜氏長歷謂是年閏十一月也○注日者至所潰○舊疏云凡潰例月即僖四年春王正月蔡潰文三年春王正月沈潰之屬是也今而書日故解之義具上公會晉侯以下同盟于蒲注通義云潰日者惡楚比克莒二都暴中國之甚故伐莒録名氏入運稱人示貶也義亦可通

楚人入運疏通義云文十二年行父城運則運本內邑是時蓋已叛屬莒內邑不言叛故經無明文郡國志琅邪東莞有鄆亭所謂東鄆也

秦人白狄伐晉

鄭人圍許

城中城〔疏〕杜云魯邑也在東海廩丘縣西南大事表云經於成九年定六年俱書城中城國都之內城也杜謂在廩丘者非是定六年高氏閎曰時公之所有中城而已汪氏克寬曰定公豈能役衆修城於陽虎欲去三家將挾公以自固耳按高汪說亦無據一統志中城在海州沭陽縣西按厚丘城在沭陽縣北四十六里續志東海厚丘縣下劉昭引杜預注今刊本訛爲廩丘一統志於曹州古蹟亦引中城在范縣東南卽承此注廩丘之譌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四十終

子汝蓀校字

昭文孫同康參校

公羊義疏五十三　　句容陳立卓人著

成十年盡十四年

十年春衞侯之弟黑背率師侵鄭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其言乃不郊何注據上不郊不言乃僖公不從言免牲也疏注據上至牲也○上七年夏不郊猶三望是不郊不言乃也僖三十一年夏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是其不從言免牲也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注不免牲當坐盜天牲失事天之道故諱使若重難不得郊疏注不免至得郊○穀梁上七年傳曰免牲者爲之緇衣纁裳有司元端奉送至于南郊所以重天牲也此不言免故爲失事天道坐盜天牲也公羊問答云問當坐盜天牲何也曰此漢律也書微子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牲用以容將食無災傳竊天地宗廟牲用相容行食之無災罪之者言政亂疏漢

魏以來書律皆云盜郊祀宗廟之物無多少皆死爲特重故也據此知何氏以漢法況之通義云不免牲失禮故譏之也言免牲則不郊可知言不郊而不言免牲則不免牲亦可知云諱使若重難者宜入年傳而者何難也乃者何難也曷爲或言而或言乃乃難乎而也故乃爲重難詞也穀梁傳五卜强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通義又云五卜非禮不郊傳者四卜猶瀆過此可知矣一發傳一不發傳其義同也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注〕不致者成公數卜郊不從怨懟故不免牲不但不免牲而已故奪臣子辭以起之〔疏〕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缺解云此經公會晉侯宋公以卜伐鄭與今本異○注不致至免牲○莊六年傳云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注此謂公與二國以上也此皆不致故如此解成公數卜郊不從即此上文五卜郊不從是也五卜郊故云數○注不但至而已○舊疏云謂成公意卒竟而不復郊知如此者正以不免牲上文已有說今此仍不致故知更有罪也○注故奪至起之○桓二年注凡致者臣子喜其君父脫危而至今不致故爲奪臣子辭舊疏云桓元年注云不致之者至故復脫奪臣子辭成誅文也義亦通於此

齊人來媵

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疏穀梁傳於九年晉人來媵云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八年衞人來媵不志此其志何也來媵傳同此不發傳義亦宜同皆與公羊合三國來媵非禮也曷爲皆以錄伯姬之辭言之婦人以眾多爲侈也注侈大也朝廷侈於婦上婦人侈於妒下伯姬以至賢爲三國所爭媵故侈大其能容之惟天子娶十二女疏注侈大至容之○校勘記出故侈大其能容之云云解云考諸舊本大上無侈字按上云侈大也故此云大其能容之舊本是今衍公羊問答云問何爲婦人以眾多爲侈也曰此如詩維鵲有巢維鳩盈之傳盈滿也箋云滿者言眾媵姪娣之多是婦人以多爲侈之證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內女嫁於諸侯惟紀叔姬宋共姬書之最詳故媵不稱婦而叔姬書婦以其節婦不書媵而共姬書之婦書三國來媵以其賢公穀二傳皆以爲詳其事而重錄之實得春秋之義俗儒謂三國來媵爲非禮如其然則內女嫁於諸侯豈皆無媵其來媵也豈盡合禮曷不皆書獨此賢女共姬之婦而備書之以示譏哉且書來聘書納幣書致女此獨屢書其末

歸也衞人來媵其既歸也齊晉大國亦來媵未聞內女之嫁若是台公羊所謂婦人以衆多爲侈者不其然乎朝廷侈於妬上二語疑有成文舊疏云妬其有賢才而居於己上位者是朝廷侈之妬也不能容衆妾而妬惡之者是婦人妬也○注惟天至二女○校勘記云衆本同閩監毛本娶作取按釋文作取云七住反本或作娶疏本標注作娶舊疏云保乾圖文孔子爲後王立制非古禮也白虎通嫁娶篇或曰天子娶十二女法天有十二月萬物必生也後漢荀爽傳衆禮之中昏禮爲首故天子娶十二天之數也諸侯以下各有等差事之降也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以禮濟樂節宣其氣故能豐于孫之祥致老壽之福益亦本此爲說獨斷云帝嚳有四妃以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爲正妃三者爲次妃也九嬪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天子一娶十二夏制也檀弓注云帝嚳而立四妃矣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爲正妃餘三小者爲次妃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但三妃而已謂之三夫人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說云天子娶十二卽夏制也以虞夏及周制差之則殷人又曾以三九二十七合三十九人周人上法帝嚳立正妃又三二十七爲八十一人以增之合百二十一人然則娶十二者春秋監前代以爲後王法與

丙午晉侯獳卒〔注〕不書葬者殺大夫趙同等〔疏〕包氏愼言云五月書丙午五月

無丙午四月之七日也○注不書至同等○殺大夫趙同等見上八年舊疏云春秋之義君殺無罪大夫例不書其葬見其合絕之是以僖九年晉侯詭諸卒何氏云不書葬者殺世子也是也左傳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注厲鬼也趙氏之先祖也八年晉侯殺趙同趙括故怒蓋趙同等無罪被殺故或致妖厲爲祟與

秋七月

公如晉（注）如晉者冬也去冬者惡成公前既怨懟不免牲今復如晉過郊乃反遂怨懟無事天之意當絕之（疏）注如晉至絕之○鄂本作常詔之誤舊疏云謂明年三月公至自晉是過郊乃反是無事天之意包氏愼言云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注引京房易傳曰祭天不愼鼷鼠食郊牛角書又食者重晉不覺悟重有災也異義公羊說鼷鼠初食牛角咎在有司又食在人君成公七年郊因鼷鼠食牛不角而不郊至十年卜郊不從不知罪已思改更以奉天以卜不從而不郊又不免牲何注以盜天牲五月公會晉侯衞侯等伐鄭不書致伐奪臣子辭君脫危而至之辭則盜天牲者宜坐誅責之罪冬公如晉過郊時乃反則怨懟無事天之意故絕之以爲君天下而不謹於奉天者戒記曰逆天地者罪

及五世言禰至之無北時也立君以奉祀齊於祀事卽當從廢疾例黜退重祭主也

冬十月（疏）校勘記云此本鄂本閩監毛本皆脫唯唐石經有之嚴杰曰左穀皆有此三字與公羊經異錢大昕云何注云去冬者惡成公然則石經有此三字非何義也故知唐石經未必是歷來版本未必非也按無者是也穀熙本亦無此三字唐陸淳春秋集傳纂例亦云無此三字係孫氏志祖讀書脞錄續編云公羊成十年經公如晉何休注云如晉者冬也去冬者惡成公云云按公如晉與秋七月連文葢公以秋七月如晉也左傳秋公如晉可證左穀經文於此年末有冬十月三字公羊經文偶脫爾而何氏乃妄造爲去冬之說以如晉爲冬時惡成公而不書冬謬戾甚矣且謂成公以卜郊不從逖怨懟而加晉亦非理也按左氏不可說公羊孫氏膚淺之徒無足辨也誦鐙云中庸疏云成十年不書冬十月公羊無此三字今有者後人妄增當爲衍文是也段氏玉裁經頡樓集今本左氏春秋經成公十年有冬十月自唐石經已然公羊唐石經經亦有之穀梁唐石經已初不可知今按凡有者皆謬也禮記中庸注曰述天時謂編年四時具也正義言春秋四時皆具桓四年七年不書秋七月冬十月成十年不書冬十月桓十七年直云五月不云夏昭十年直云十二月不云冬如此不具者賈服之義若登臺而不視朔則書時不書月若視朔而不登臺則書月不書時若雖無事視朔登

繫則空書時月若杜元凱之義凡時月不具者皆史闕文據正義則成十年經左氏無冬十月矣孔沖遠所見如此唐石經乃妄增二字不可從今一切宋元以下本皆誤其公羊唐石經亦誤增三字而宋槧宮本及明時注疏刊本皆無此古本之流傳未誤者也考是年經云秋七月公如晉何休云如晉者冬也去冬者惡成公當絕之何氏以下文無冬十月故如公如晉在冬而經去冬以惡之秋七月為無事首時過則書之例假令下有冬十月則何豈得云爾其不云去冬十月者如公如晉在冬而不定在何月也若穀梁經今本皆有冬十月亦必後人所增倘穀梁有而左氏公羊無之陸氏釋文必注之曰左公羊二傳無於其無此注如穀梁亦決無此三字也陸氏作釋文時三經皆無此三字故此三字之有無不能證之於音義桓四年七年無秋冬成十年無冬十月桓十七年五月無夏昭十年十二月無冬皆見中庸正義又正義失引諸定十四年城莒父及霄之上無冬字凡此皆三經所同何以爲毀絕范則云未詳杜則謂闕文若賈服之說則又與三家異但中庸疏所引賈服說似未全當有雖無有既不覼縷又不登臺則不書時月十六字乃爲桓成不書秋七月冬十月發例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晉侯使郤州來聘己丑及郤州盟（疏）釋文郤州本亦作讐九經古義云世本郤豹生義義生步揚步揚生州州卽犨也與公羊合左氏傳魏武子犨世本亦作州司馬貞云州犨聲相近字異耳按惠氏所引世本見左傳正義又閔元年左傳畢萬爲右注畢萬魏犨祖父正義引世本畢萬生芒季季生武仲州州卽犨也是也司馬貞說見魏世家索隱左疏引服虔云郤犨郤克從祖昆弟按左傳疏引世本又云郤豹生郤芮芮生缺缺生克克與州皆豹之曾孫也故爲從祖昆弟包氏慎言云三月書己丑月之二十五日也聘盟兼書者僖疏入上三年冬晉侯使荀庚來聘丙午及荀庚盟傳云此聘也其言盟何聘而言盟者尋舊盟也注云以不舉重遂聘而言之知尋釋舊故約誓也書者惡之二國既修禮相聘不能相親信反復相疑故舉聘以非之今此亦然而無傳注者從彼可知故省文又春秋王魯故桓十四年夏鄭伯使其弟語來盟注時者從內爲王義明王者當以至信先天下故莅盟來盟悉書時此經及上三年荀庚盟之屬悉書日皆不與信辭也

夏季孫行父如晉

秋叔孫僑如如齊

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疏）杜注左傳云周采地扶風雍縣東北有周城按周自平王東遷西都久爲秦有周之采地不應仍存當亦在東圻矣魯世家索隱云周公太子留相王室世爲周公汲郡古文云成王十一年王命周平公治東都沈約案周平公即君陳周公之子伯禽之弟坊記注君陳蓋周公之子然則此及僖九年之宰周公其皆君陳後與

周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自其私土而出也（注）私土者謂其國也此起諸侯入爲天子三公也周公驕蹇不事天子出居私土不聽京師之政天子召之而出走明當并絕其國故以出國錄也不月者小國也（疏）左傳曰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也與此少異左傳疏引鄭答孫皓曰凡自周無出者周無放臣之法罪大者刑之小則宥之白虎通諫諍篇或曰天子之臣不得言放天子以天下爲家也無可放故不言出故襄三十年王子瑕奔晉不言出也○注私土至公

也○正以書出故知自其私土出也周公本西周圻內國東遷後不知在何地也諸侯入為三公也者詩衞風淇奧美武公云故能入相于周衞世家云武公將兵佐周平戎甚有功平王命為公又鄭風緇衣序云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是皆入為王朝之臣者也以稱公故知為二公其實亦卿卿士卿為典事公其兼官詩疏引顧命鄭注云公兼官以六卿為正大是其義也○注周公至錄也○左傳上十一年云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也凡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鄭而入三日復出奔晉其驕蹇明矣何氏義與左傳大同杜云王既復之而復出所以自絕于周驕蹇不奉王命不臣故當并絕其國書出也通義云自其都邑而出故使與外諸侯同文因為天子諱三公乖離出奔也○注不月者小國也○春秋之例大國奔例月桓十六年十有一月衞侯朔出奔齊是也小國時昭三年北燕伯款出奔齊是也此書時明小國入為三公者自其私土而出故從小國例舊疏云天子三公之相視公侯既視公侯何言小國小國者據其私土之言也周公本小國諸侯於王圻之內雖有宋地但從私士而去故從小國例

公會晉侯衞侯于沙澤【疏】左氏穀梁作瑣澤定七年同沙古音莎與瑣同部字左氏定七年經齊侯衞侯盟于沙釋文沙如字又星和反傳曰乃盟于瑣注瑣即沙也可證杜云瑣澤地闕方輿紀要瑣侯亭在開封府

新鄭縣宛陵城

西亦曰頡澤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疏】杜云交剛地闕大事表云按是時赤狄之種盡絕故中國直名白狄爲狄不復別之如赤狄之在閔僖之世也又云或云交剛在今隰州境穀梁傳中國與夷狄不言戰皆曰敗之注不使夷狄敵中國是也

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疏】穀梁傳乞重辭也古之人重師故以乞言之也

三月公如京師【注】月者善公尊天子【疏】注月者至天子○舊疏云正以朝聘時故也通義云趙汸曰如京師特書月明朝王爲正與他如不同

夏五月公自京師【疏】舊疏云公下自上有至字者衍文也穀梁石經公下有至字晉侯下有齊侯二字彼

校勘記云余本無至字有齊侯二字何煌云考石經三傳左氏有至字公羊無疏云公下自上有至字者衍文也穀梁石經此係宋人補刻疑至字或亦出凡增也按是年石經實非補刻何蓋偶誤公羊疏以至字爲衍文者指公羊傳而言穀

梁自與公羊不同何据彼疏引此經非是又補刻石經係朱梁謂宋人補刻亦非是按左傳亦無至字彼校勘記云石經公下有至字衍文也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邾婁人滕人伐秦〔疏〕穀梁閩監毛本宋本穀梁傳無齊侯二字

其言自京師何〔注〕据僖公二十八年諸侯遂圍許不言自王所〔疏〕注据僖至王所○僖二十八年冬公會晉侯以下于溫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諸侯遂圍許是也舊疏云彼亦朝天子而往間許不言自王所與此異故難之通義云云難何以不承公如京師就言遂會伐秦意

公鑿行也〔注〕以起公鑿行也鑿猶更造之意〔疏〕注鑿猶至之意○公羊問答云問注鑿猶更造之意其義未詳曰此如漢書張騫傳之鑿空也師古注空孔也猶言始鑿其孔穴也西南夷傳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又無害是鑿空之事也空孔也穴隙也趁此空隙而行他事故曰鑿行按史記大宛列傳張騫鑿空集解引蘇林云鑿空開道也說文金部鑿穿木也釋名釋用器鑿有所穿也廣雅釋詁鑿穿也又淮南氾論喉中有病無害於息不可鑿也注鑿穿也凡有所穿鑿皆更造之象也漢司隸楊厥碑遂通石門

遂即鑿也亦或作遂省體也　公鑿行奈何不敢過天子也注時本欲直伐秦塗過京師不敢過天子而不朝復生事修朝禮而後行故起時善而褒成其意使若故朝然後生事也間無事復出公者善公鑿行疏注時本至事也○舊疏標注作生事修朝禮而行解云生事之上亦有復字者行文則舊疏本無復字杜云伐秦道過京師因朝王劉炫述義云魯朝聘皆言如如書其始發言往而言公朝王所者發國不爲朝王至彼過王朝之朝訖乃書故稱朝也此過京師亦宜稱朝言如者發雖主爲伐秦卽其朝王之意書其初發故言如也按如何意公本無朝王意然猶有尊異之心不敢過京師而不朝善善從長卽無而褒成之使若故朝然後生事也穀梁傳非如曰如不叛京師也注因其過朝故正其文若使木自往是其義也○注間無至鑿行○昭十三年秋公會劉子晉侯以下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注不言劉子及諸侯者間無異事可知矣彼以間無異事故不復舉劉子及諸侯此亦間無事亦但書自京師遂會晉侯伐秦矣今復舉公故解之明其善也

曹伯廬卒于師疏釋文廬本亦作盧古廬盧字多通用左氏桓十二年傳羅與盧戎兩軍之釋文本作廬戎

云本亦作盧昭十三年經蔡侯盧歸于蔡二十年書蔡侯盧卒作盧史記吳世家餘橋夷吾卒子柯盧立吳越春秋作柯廬荀子富國篇君盧屋妾注盧當爲廬莊子讓王篇乃負石而自沈于廬水釋文云司馬本作廬水是也穀梁傳曰閔之也公大夫在師曰師在會曰會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注月者危公幼而遠用兵疏注月者至用兵○舊疏云正以致例時故也通義云月致者春出秋返久也亦通

冬葬曹宣公疏小國君卒月葬時故穀梁傳葬時正也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注莒大於邾婁至此乃卒者庶其見殺不得卒至此始卒又不得日疏注莒大至得卒○莊十六年書邾婁子克卒是邾婁卒於所傳聞世春秋序莒常在邾婁上明莒大於邾婁而不得書卒故解之按彼注云小國未嘗卒而卒爲慕伯者尊天子行進也則書邾婁子卒非常例矣所聞世合卒又以庶其被弑故不得書卒也庶其事在文十八年○注至此至得日○此決莊二十八年夏四月丁未邾婁子瑣卒書日故也彼注云日者附從伯者朝天子行進此莒始書卒無

進行故略不日也舊疏云所以書日者非直行進其邾子克往前已卒是以春秋得詳錄之也曹亦小國桓十年春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書日者彼注云始卒與大國同例者春秋敬老重恩也故爲魯恩錄之是也通義引楊士勛曰莒子朱者莒渠丘公不書葬者莒行夷禮則是失德又葬須稱謚莒無謚故不書葬也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疏〕見通義云左傳曰衛侯如晉晉侯强歸晉侯使郤犨送孫林父而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夏衛侯既之故經加自晉晉有力文焉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注〕凡娶早晚皆不譏者從紀履緰一譏而已〔疏〕舊疏云隱二年注云不親迎例月重錄之今此不月者蓋以成公即位十有四年始娶元妃非重繼嗣之義故略之通義云至是始娶者公即位幼也左傳曰國君十五而生子按孔說非是成公二年已會楚娶齊于蜀則即位雖幼必非襁褓至小亦宜七八齡矣即位至此年計已逾冠故舊疏謂其即位十四年始娶元妃非重繼嗣之義也孔疏引左傳國君十五生子之文甯成公時始十五六耶○注凡娶至而已○校勘記出凡娶云鄂本同此本疏標起訖亦作娶閩監毛本改取非釋文作凡取云又作娶閩監毛本蓋據此紹熙本亦作娶紀履緰事見隱二年彼傳云外逆女不書

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親迎也然則春秋於公不親迎不譏從可知例也舊疏云宣元年春公子遂如齊逆女喪服未除是其太早也成十四年秋始使僑如如齊逆女非重繼嗣是其太晚也但略舉一二人則桓三年娶于齊逆文四年娶于齊合在其間矣又引舊解云隱二年履緰之下注云內逆女常書外逆女但疾始不常書者明當先自詳正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故略外也然則外之娶妻只問早晚其不親迎皆不復書而譏之者悉從履緰之例一譏而已所以此不處注之者正以內逆女常書之矣是以於此決之按此注意謂皆不譏者疑即指親迎言非謂不譏其早晚也文公娶太早經書公子遂納幣譏之成公娶晚經不月以起之也

鄭公子喜率師伐許〔疏〕毛本率改帥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疏〕左傳舍族尊夫人也彼疏引何氏膏肓云叔孫僑如舍族為尊夫人按襄二十七年豹及諸侯之大夫盟復何所尊而亦舍族春秋之例一事再見者亦以省文耳鄭箴之曰左氏以豹違命故貶之而去族今僑如無罪而亦去族故以為尊夫人也春秋有事異文同者則此類也劉氏逢祿評曰一事再見不加氏者見終奉君命按此與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同一文法從彼傳一事

何以再見者卒名可知例也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疏包氏愼言云十月書庚寅月之十七日

秦伯卒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四十一終

子汝萊校字
昭文孫同康參校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五十四　　句容陳立卓人著

成十五年盡十六年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疏）包氏愼言云三月書乙巳月之四日

仲嬰齊者何（注）疑仲遂後故問之（疏）（注）疑仲至問之○舊疏何氏欲解弟子問所不知之意何者欲言仲遂之子宜稱公孫今經稱仲故執不知問公孫嬰齊也（注）未見於經爲公孫嬰齊今爲大夫死見於經爲仲嬰齊（疏）（注）未見至嬰齊○舊疏云未見於經謂未作大夫不得見於經當備之時猶爲公子之子故爲公孫嬰齊矣今爲大夫而死得見於經更爲公子之孫以王父字爲氏故爲仲嬰齊矣顧氏炎武日知錄云魯有二嬰齊皆公孫也仲嬰齊卒其爲仲遂後者也十七年公孫嬰齊卒于貍脤則子叔聲伯也此文仲嬰齊亦是公孫嬰齊非謂子叔聲伯故注云未見於經爲公孫嬰齊此漢人解經之

善若子叔聲伯則職牽如晉如莒已屢見於經矣蓋歸父奔後魯人尚未立後傳故云徐傷歸父無後也爲大夫未久卽卒又未有事故不見經

公孫嬰齊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兄後也爲兄後則曷爲謂之仲嬰齊〔注〕据本公孫〔疏〕注据本公孫○舊疏云言其本公孫昭穆須正雖代兄爲大夫甯得更爲公孫之子乎故難之

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注〕更爲公孫之子故不得復氏公孫〔疏〕後漢書安帝紀云禮昆弟之子猶己子春秋之義爲人後者爲之子章懷注爲人後者謂出繼於人也段氏玉裁經韻樓集云此謂嬰齊爲歸父後卽爲歸父之子爲歸父之子故以歸父父字仲爲氏是爲以王父字爲氏以王父字爲氏眞子之禮如此爲人後之禮亦如此傳言爲人後者爲之子非以爲之子釋爲人後乃以明爲人後者之禮一切必同於眞子也服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此之謂爲之子也傳又曰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此之謂爲之子也喪服親疏遠近一如眞子然則爲之子信矣爲人後之禮必如是天子諸侯卿大夫之爲後者皆如是○注更爲至公孫○正以嬰齊實公孫今爲公孫歸父後故去其公孫之氏同諸歸父子也

爲人後者爲其子則其稱仲何〔注〕据氏非一

孫以王父字爲氏也注謂諸侯子也顧興滅繼絕故紀族明

所出疏注謂諸至所出〇禮喪服傳曰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不得祖諸侯孫以王父字爲氏故王父則謂諸侯子也白虎通姓名云或氏王父字者何所以別諸侯之後爲興滅國繼絕世也王者之子稱王子王者之孫稱王孫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各以其王父字爲氏故春秋有王子瑕論語有王孫賈又有衛公子荊公孫朝魯有仲孫叔孫季孫楚有昭屈景齊有高國崔以卿其爲子孫也隱八年左傳曰天子建國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氏因以爲族禮記大傳疏引鄭駁異義云炎帝姓姜太昊之所賜也黃帝姓姬炎帝之所賜也故堯賜伯夷姓曰姜賜禹姓曰姒賜契姓曰子賜稷姓曰姬著在書傳是天子賜姓也諸侯賜卿大夫以氏若同姓公之子曰公子公子之子曰公孫公孫之子其親已遠不得上連于公故以王父字爲氏若適夫人之子則以五十字伯仲爲氏若魯之仲孫叔孫季孫是也若庶子妾子則以二十字爲氏則展氏臧氏是也若異姓則以父祖官及所食之邑爲氏以官爲氏者司馬司城是也以邑爲氏者韓魏趙是也然則孫以王父字爲氏專斥天子諸侯子孫言而猶必賜之於君也大傳疏又云若子孫其君不然賜族子孫自以王父字爲族也亦所以明所自出故也

則嬰齊孰後後歸父也（疏）唐石經鄂本監毛本同此本閩本脫一後字今訂正按紹熙本亦疊後字　歸父使于晉而未反（注）宣公十八年自晉至檉奔齊訖今未還（疏）注訖今未還○爾雅釋詁訖至也至今未還也與漢書成帝詔訖今不改之訖同　何以後之（注）据已絕也　叔仲惠伯傅子赤者也（注）叔仲者叔彭生氏也文家字積於叔叔仲有長幼故連氏之經云仲者明春秋質家當積於仲惠諡也（疏）注叔仲至氏也○舊疏云即文十一年叔彭生之氏族也○注文家至氏之○白虎通姓名云質家所以積于仲何質者親親故積於仲文家尊尊故積於叔廣川書跋引含文嘉云文家稱叔質家稱仲白虎通又云即如是論語曰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不積於叔何益以為兩兩俱生故也不積於伯仲明其無二也按史記管蔡世家武王同母兄弟十人其長子曰伯邑考其次即武王次管叔鮮次周公又其次為蔡叔度曹叔振鐸郕叔武霍叔處康叔封末為冉季載是文家積于叔之諡也質家積于仲占籍散亡無可驗也舊疏云經言文家字積于叔欲道彭生之經所以不連仲之意也言叔仲有長幼者欲道彭生之傳所以連叔仲之意

也何者彭生之祖生於叔氏其父武仲又長幼當仲是以彭生遠而言之雖非正禮要是當時之事是以傳家述其私稱述言仲矣按叔仲云者猶言叔氏之仲也○注經云至於仲○舊疏云注言此者欲道嬰齊此經何故不連其父歸父之字而單言仲者欲明春秋當質正得積於仲是以不得更以佗字連之○注惠謚也○周書謚法解愛人好與曰惠又柔質慈民曰惠是也

文公死子幼〈注〉子赤幼也公子遂謂叔仲惠伯曰君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叔仲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注〉禮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婦人從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疏〉注禮至老夫○禮記曲禮文彼無從字此較詳備通義云禮大夫七十已上稱於異邦曰老夫若衛石碏使告于陳曰老夫耄矣是也於其國猶當稱名今惠伯自稱曰老夫蓋貌慢遂之辭鄭注老夫老人稱也亦明君貪賢亦引春秋傳曰老夫耄矣是也意老夫亦非卿大夫正稱何

幼君之有公子遂知其不可與謀退而殺叔仲惠伯弒子赤而立宣公〈注〉殺叔仲惠伯不書者舉弒君爲重叔仲惠伯事

與荀息相類不得為累者有異也叔仲惠伯直先見殺爾不如荀息死之

（疏）釋文弒亦作殺音試文十八年左傳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與此敘少有先後耳○注殺叔至為重○通義云殺叔仲惠伯不書者書殺則內大夫相殺大惡當諱書卒則云與公子牙美惡相嫌故不卒以起諱意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宋督兩弒君皆一弒君凡三書及所以旌死難之臣也魯弒子赤曷為叔仲惠伯不書於春秋春秋尊宗國君弒則隱而不書故叔仲惠伯亦不得卒遂而書說者謂死無補於君故不書則孔父仇牧荀息有何補於君而書之乎哉然則曷為不書卒則書卒則無以表其節也且書卒則嫌與公子牙同故不書然則曷為不書刺刺者有罪乃刺之雖無罪必有說則又何說而刺叔仲惠伯乎此叔彭生死難之節所以不書於春秋按春秋不書殺叔仲惠伯自為舉重略輕蓋亦內辭也若欲書之聖人自有書法以張義不必如舊疏所云亦宜言冬十月子赤及叔仲彭生卒大夫遊夏之徒且不能贊一辭後人何必強作解事乎○注叔仲至死之○僖十年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傳及者何累也又云驪姬者國色也獻公愛之甚欲立其子於是殺世子申生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

之信矣荀息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曰君嘗訊臣矣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里克知不可與謀退弒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弒卓子荀息死之此叔仲惠伯亦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以卻仲遂遂因殺叔仲惠伯弒子赤是與荀息事相類也桓二年莊十二年僖十年皆有舍此無累者乎曰有均指叔仲惠伯下皆云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云云然則叔仲惠伯猶有不賢而彼傳皆如此發何何邵公斷云叔仲惠伯直雖見殺不如荀息死之義亦未洽何者仲遂欲廢嫡立庶先與惠伯謀其必廢憚惠伯與孔父義形於色無所區別故仲遂退而先殺惠伯次弒子赤左傳謂以君命召惠伯應是殺惡及視先事不然遂重在弒君子赤已死則惠伯存否聽之可矣何必矯命為耶當時所以不與三人並見累者或仍為內諱故與

宣公死成公幼臧宣叔者相也〔注〕臧孫許宣謚〔疏〕校勘記出臧宣公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作臧宣叔宣十八年疏引此傳同當据正唐石經缺按紹熙本作臧宣叔周氏柄中四書辨正云春秋之例大夫名見於經者皆卿也魯臧宣叔爲司寇而經書臧孫許及晉侯盟又書臧孫許帥師其卒也書臧孫許卒則儼然卿矣卿則非少司寇之謂至於相則當國執政之稱執政必上卿而孔子以司寇當國故謂之攝如齊

有命卿國高而管仲以下卿執政鄭有上卿子皮而子產以介卿聽政是也宣叔為司寇謂之為相此孔子攝行相事之證按孔子之攝相自謂攝政夾谷相禮之事非執政之相與此不同臧孫之相自謂當國者蓋魯命卿不一諸卿中又一執政者如晉六卿而別一有執政者也周氏引管仲子產事為證是也然晉執政者常將中軍宋執政者常為右師魯叔孫穆子嘗執政而於卿位居二則又各國之殊也○注臧孫許宣謚○左傳宣十八年云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注宣叔文仲子武仲父許其名也時為司寇主行刑是也宣謚者謚法解聖善周聞曰宣

君死不哭聚諸大夫而問焉曰昔者叔仲惠伯之事孰為之諸大夫皆雜然曰〈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宣十八年疏引作雜言曰

仲氏也其然乎〈疏〉校勘記云鄹本氏誤如

於是遣歸父之家〈注〉時見君幼欲以防示諸大夫〈疏〉左傳又云遂逐東門氏遣與逐同左傳僖二十三年姜氏與子犯謀醉而遣之亦謂逐之也漢書孔光傳遣婦故郡即逐婦故郡也歸父在外故先逐其家也○注時見至大夫○舊疏云時見君幼少恐有禍變欲以有防衛之義示其諸大夫

然後哭君歸父使乎

胥還自晉至檉聞君𩇯家遣墠帷哭君成踊反命于介自是

走之齊（疏）自歸父使於晉下又見宣十八年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注）徐者皆共之辭也關東語傷其先人爲惡身見逐絕不忍懟也

（疏）注徐者至東語○說文彳部徐安行也廣雅釋詁徐遲也人乍聽臧孫許言皆偁仲遂當絕繼見歸父無罪見逐不忍懟故共傷歸父無後也何氏以徐爲皆共者廣雅釋詁餘皆也呂覽辨上亦無使有餘注餘猶多也餘徐皆从余聲徐其餘之借與○注傷其至懟也○郎謂其聞君𩇯家遣哭君成踊反命乎介事宣十八年注亦云主書者善其不以家見逐怨懟成踊哭君終臣子之道起時莫能然也於是使

嬰齊後之也（注）弟無後兄之義爲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故不言仲孫明不與子爲父孫（疏）通義云久而更傷歸父無罪逐絕不廢臣禮故爲立後言仲遂大惡當絕直以賢歸父故存其世留是也○注弟無後至父孫○徐氏乾學讀禮通考云按禮卿大夫以下繼世與天子不同天下不可一日無天子國不可一日無君是故繼世不立則取於旁支以弟後兄可也以兄後弟可也甚至

以叔後姪古亦爲之君之生存既已盡臣其諸父昆弟身歿
而旁支入纘必爲之服斬衰既爲之服斬衰即立祖禰事之
可也大夫則不然以別子爲祖亦不能臣其宗族繼世相傳
以宗法齊之而已春秋之法大夫以罪廢逐不得入宗廟即
思其先世而爲之立後亦直以廢逐者之兄弟代主大宗之
祀世及相傳而不及於廢逐者之子姪正所以嚴昭穆之序
也嚮於叔孫氏嘗逐僑如而立其弟豹矣於臧氏嘗逐紇而
立其兄爲矣於東門氏則逐歸父而立嬰齊其事正同不聞
豹禰僑如爲禰紇而必以嬰齊禰歸父此得人之勿舉也其
意若謂吾逐歸父以其父故父之罪大不可以後衛後其于
爾乃不知其已悖典禮矣段氏玉裁經韻樓集云此干古爲
後之禮經也何邵公注甚明而誤者失之崑山徐氏爲尤甚
公子遂以仲遂書於經矣仲其字也故其孫曰仲嬰齊嬰齊
實遂子也而後歸父則遂孫矣遂孫何則以可以禰孫仲而仲之
不孫之者仲實非孫也實孫非孫則何以可後歸父是也凡古云
後者受其爵邑之重之謂爵邑必有所託受之是曰後後不
必倫序相當也然則公羊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何也爵邑受
諸某則於某之喪祭一如眞子之禮不必倫序相當也然則
立嬰齊者何不使後遂也曰此爵邑受諸歸父不可以中斬
也然則何以不立歸父之子曰遂實有罪而廢其嫡歸父實無
罪而綿其爵邑以嬰齊後歸父遂可以明歸父之無罪立歸父
之子則不可以明遂之有罪然則書仲者仲其氏也氏者爵

邑所在也不言孫者不殺其實也明其爲遂子也通義云禮大夫世則有族魯人立歸父之後使世其位故命之氏氏姓自廟別者也嬰齊既後歸父則當祀歸父于禰祀仲遂於祖故得比孫以王父字爲氏而氏之爾爲人後者爲之子謂事其廟如禰廟服其服如喪父者之服持重於大宗有子道焉非實謂他人父也何氏乃嘗其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夫禮不有爲殤後者乎爲祖母後者乎爲祖庶母後者乎而謂皆父母稱之乎可乎楚世家曰帝嚳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後則弟兄之相後由來舊矣按孔氏直混天子諸侯與卿大夫爲一故如此解爲殤後之後謂宗子爲殤死族人承其宗者與此後字別爲祖母後爲祖庶母後皆論服制本不必皆以父母稱之也禮喪服不杖期章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傳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衰此爲君矣而有父若祖之喪者謂始封之君也若是繼體則其父若祖有廢疾不立父卒者父爲君之孫宜嗣位而早卒今君受國於曾祖是爲諸侯有爲祖後者有爲曾祖後者皆服斬亦不必以父母稱之也重黎之事亦不例諸大夫士孔氏未免好辨矣劉氏逢祿解詁箋云書仲孫則嫌於仲孫氏書公孫仲嬰齊則嫌於嬰齊別有賢行且嫌於僅以別嫌於穉軫之公孫嬰齊爲人後之義不著夫子既順爵人之公義弟爲兄後亦合質家之法故無異文也然考舊疏引異義公羊說云質家立世子弟文家立世子子而春秋從質故得立其弟自謂天子諸

侯之制非聘大夫士亦得立其弟爲後也劉說援据亦非總之諸侯奪宗大夫不奪宗奪宗故得以弟爲兄後叔爲姪後兄爲弟後俱無不可不奪宗則必取諸昭穆相當者爲後不得混亂不明乎此宜乎宗法廟制俱轇轕不通矣歸父無罪被逐魯人傷其無後欲爲立後此國人清議也季文子等於遂之弒君并不以爲可唯歸父欲去三桓故疾之尤甚因坐以其父弒君之罪其意仍在歸父并非罪遂而又迫於國人之言不得不爲歸父立後乃不立歸父之子而立歸父之弟名爲後歸父仍是絕歸父以後遂此季臧之好巧也所謂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者此也聖人書之以仲不言仲孫正不與其子爲父孫并所以絕遂不與其有孫也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婁人同盟于戚

疏校勘記出宋世子成云鄂本元本同唐石經閩監毛本成作戊釋文世子戊音恤本或作成蓋唐初本已有作成者矣左氏穀梁俱作戊按昭十年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戊卒亦作戊二傳作成彼釋文云宋戊讀左傳者音成何云向戊與君同名則宜音恤宋王復齋鐘鼎款識宋平公鐘銘宋公戊之諲鐘吳東發跋云左昭十年傳宋公成公羊作戊史記亦作成今觀是銘當以公羊爲正是平公器也頌壺銘甲戌豐姞敦丙戌文皆作成與此同又按左昭二十年傳

公子城杜云平公子成與城音同若平公名成其子不得名城也包氏慎言云三月書癸丑月之十二日

晉侯執曹伯歸之于京師（注）爲篡喜時（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僖二十八年注同作歸于京師無之字傳文方辨別歸之于歸于二者之不同然則石經此處有之字其誤甚矣左氏穀梁亦無之通義云僖二十八年傳曰歸于者非執之於天子之側者也特爲此經發傳而今板本于上仍有之字者誤按彼云罪未定則何以得爲伯討注云此雖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據彼及注則此經不得有之字矣有者衍文○注爲篡喜時○事具昭二十年傳通義云曹伯名負芻宣公之庶子殺世子而自立故晉執之爲伯討也按左傳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又十三年彼傳云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又曰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罪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是年彼傳云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遂逃奔宋子臧即此傳之喜時係讓國而非負芻所篡與公羊異孔氏乃取左氏爲說何耶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注）不日者多取三國媵非禮故略之（疏）注不日至

略之○正以大國君卒日葬月此不日故解之多取三國媵者即上九年伯姬歸于宋有衛人來媵晉人來媵齊人來媵傳云三國來媵非禮也是也舊疏云雖於伯姬爲榮而宋公有失故死略之

楚子伐鄭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疏包氏愼言云八月書庚辰月之十一日通義云卒不日者失德也葬日者爲國亂渴葬例也葬卜柔日而今用庚辰亦渴之驗

宋華元出奔晉疏鄂本奔作犇

宋華元自晉歸于宋注不省文復出宋華元者宋公卒子幼華元以憂國爲大夫山所譖出奔晉晉人理其罪宋人反華元誅山故繁文大之也言歸者明出入無惡疏○注不省至之也舊疏云襄三十年秋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彼則省文不言鄭良霄自許入于鄭今則不省文故決之必知不省文是大之者正以孔子曰書之重辭之復嗚呼其中必有美者焉不可不察故知也通義云一事再見不卒名者善其出奔非畏難遠害

能假晉力以威蕩氏卒拔强族輯公室智足以奠亂功足以安國故繁辭大之也言華元以憂國爲大夫山所譖出奔晉以者舊疏以爲春秋說文左傳云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也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是亦以華元爲憂國出奔但不以爲山所譖耳○宋世家謂司馬唐山攻殺太子肥欲殺華元華元犇晉又異○注言歸至無惡○舊疏云卽桓十五年傳例云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入者出入惡歸者出入無惡是也按僖二十八年傳自者何有力焉者也明晉人理其罪宋人乃反華元誅山也史記左傳皆言魚石止華元至河乃還誅山然設非晉力桓氏未必反順華元若是也

宋殺其大夫山（注）不氏者見殺在華元歸後嫌直自見殺者故貶之明以譖華元故（疏）通義云蕩山也去氏者爲其擅權弱公室貶罪之本左氏言背其族也之義○注夫氏至元故○舊疏云襄二十三年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光自楚歸于陳注云宋大夫山譖華元貶此不貶者殺二慶而光歸諸光可知然則此華元歸後山見殺故須貶山以見其義左傳華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是山殺在華元歸後也

宋魚石出奔楚注與山有親恐見及也後得言復入者出無惡

知非君漏言魚石不殺山疏注與山至及也○杜云公子目夷之會孫左傳六官者皆桓族也注魚石蕩澤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皆出桓公是與山有親也舊疏以注有山者魚石之親語因云若其不貶宜言魚山矣疑山亦魚氏非也山即蕩澤故世家作唐山唐即左氏之蕩也○注後得至殺山○正以復入為出無惡入有惡文也魚石復入見下十八年云知非君漏言魚石不殺山者文六年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傳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易為出奔射姑殺也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然則彼為君漏言致射姑殺處父故坐君殺君書國兼惡射姑可知此文與彼同亦似君漏言致魚石殺山然惟下有復入文則魚石無惡其非魚石殺山可知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婁人會吳于鍾離疏杜云鍾離楚邑淮南縣大事表云昭四年楚箴尹宜咎城鍾離以備吳二十四年楚子為吳師以略吳疆師還吳踵楚遂滅巢及鍾離南北朝時為重鎮今江南鳳陽府鳳陽縣東四里有鍾離舊城水經注淮水篇又東過鍾離縣北世本曰鍾離嬴姓也應劭曰縣故鍾離子國也楚滅之以為縣

春秋左傳吳公子光伐楚拔鍾離者也一統志故城在鳳陽府鳳陽縣東舊有東西二城濠水流於其中按是時鍾離應尚爲國若已屬楚不得會其地矣

曷爲殊會吳注據楚不殊疏注據楚不殊○即僖二十一年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霍是也外吳也疏繁露觀德云是故吳魯同姓也鍾離之會不得序而稱君殊魯而會之謂其夷狄之行也穀梁傳曰會又會外之也通義云世子殊會吳亦殊會貴賤不嫌辭可同也然同之中有異焉鄭玉曰首戴之會書及書會見公及諸侯同往會之如臣朝君使諸侯不得以于世子鍾離之會書會又書會若諸侯外吳不與同會使夷狄不得以亂中國此則聖人微意不可不察

曷爲外也注據襄五年不外之疏注據襄至外之○襄五年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是也

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注內其國者假魯以爲京師也諸夏外土諸侯也謂之夏者大總下土言之辭也不殊楚者楚始見所傳聞世尚外諸夏未得殊也至於所

聞世可得殊又卓然有君子之行吳似夷狄差醇而適見於
可殊之時故獨殊吳【疏】舊疏云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即經
云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以
下是也云內諸夏而外夷狄即經序諸大夫訖乃言會吳于
鍾離是也按舊疏第就此經言之其實傳凡言春秋皆謂春
秋通例也內其國而外諸夏所傳聞世也內諸夏而外夷狄
謂所聞世也至所見世則著治太平夷狄進至于爵天下遠
近大小若一矣繁露竹林云故春秋之於偏戰也猶其於諸
夏也引之魯則謂之外引之夷狄則謂之內是也漢書匈奴
傳論是以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明皆道春秋之法非當時
果外吳外楚也○注內其至師也○即隱元年注云春秋託
新王受命于魯故即假魯以爲京師也是以儀父來盟則褒
滕許來朝則褒外來盟者稱來我往彼盟稱莅齊侯敗捷亦
稱來見王義尊內言如不言朝聘皆京師魯之義故僑三年
注春秋王魯故言莅以見王義使若王者遣使臨諸侯盟飭
以法度言來盟亦因魯都以見王義使若來之京師自事於
王是也○注諸夏至侯也○校勘記云此本閩監本士誤土
鄂本毛本不誤今訂正魯亦諸夏假魯爲京師故以諸夏爲
外土諸侯也論語八佾不如諸夏之亡也注包曰諸夏中國
○注謂之至辭也○校勘記出大總下上言之辭云閩監毛
本同誤也鄂本土作士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下士夏者大

也書康誥用肇造我區夏孟子滕文公吾聞用夏變夷者闕元年左傳諸夏親暱襄四年左傳諸夷必叛華夏皆總下士言之謂之大者言有禮儀之大也○注不殊王殊也○郎僖二十一年宋公楚子以下會于霍之屬是不殊王也通義云楚亦夷狄未嘗殊者始見稱州已外之矣攢函亦殊會始發傳於此者因此會諸夏夷狄恐在內外之文最明○注至於至之行○宣十一年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注不日月者莊王行伯約諸侯明王法討徵舒善其憂中國故爲信辭也是卓然有君子之行故又不得殊也○注吳似至殊吳○史記吳世家太史公曰孔子言太伯可謂至德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余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荊蠻句吳兄弟也延陵季子之仁心慕義無窮見微而知清濁嗚呼又何其閎覽博物君子也所謂似夷狄差醇也而適見於可殊之時決楚之始見時尚未合殊故也

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爲以外內之辭言之注據大一統疏○注據大一統郎隱元年傳云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舊疏云王者施政欲其遠近徧及海內如一而殊外內故難之是也

言自近者始也注明當先正京師乃正諸夏諸夏正乃正夷狄以漸治之葉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近者說遠者來季康子問政於

孔子孔子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是也月者危錄之諸侯既委任大夫復命交接夷狄

疏 注明當至治之○襄二十三年邾婁鼻我來奔注云所傳聞世見治始起外諸夏錄大略小大國有大夫小國略稱人所聞之世內諸夏治小如大廩廩近升平故小國有大夫治之漸也隱元年注於所傳聞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先詳內而後治外內小惡書外小惡不書內離會書外離會不書是也於所聞世見治升平書外離會至所見世用心尤深而詳明先正京師乃正諸夏乃正夷狄以漸治之也故隱二年會戎于潛書內離會以正內僖二十六年楚人滅隗以隗子歸不名見責小國略宣十一年晉侯會狄于攢函所聞世內諸夏而詳錄之昭三年北燕伯款出奔齊名者所見世責小國詳三十年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注至此乃月者所見世始錄夷狄滅小國也是也說苑指武篇云內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本惠未襲不可以制末是以春秋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繁露王道云親近以來遠故未有不先近而致遠者也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言自近者始也邇義云此春秋爲後王大法建首善自京師始而四海之內莫敢不正若乃殊方別俗被之聲教覊縻弗紼而已故所聞之世始內諸夏所見之世始治夷狄操之有本推之有序大學所謂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

其義然也繁露天地陰陽云近者詳遠者略亦譏先近而後遠也○注葉公至者來○見論語子路篇今本無于孔子盍以意足之也韓非子難篇葉公子高問政于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孔子世家孔子曰政在來遠附邇書傳略說葉公問政於夫子子曰政在附近而來遠皆以意增損非有異文也○注季孫至是也○見論語顏淵篇舊蘇云師長也言子爲諸侯之長而爲正誰敢不爲正乎亦是先正於近乃始及遠之義故引之按大戴禮哀公問篇政者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政矣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贊夫三公者百寮之率萬民之表也孔子不云乎子率而正孰敢不正皆謂正己以正物即由近而及遠也○注月者至夷狄○通義云會例時此吳會中國之始特危月之

許遷于葉

疏杜云許畏鄭而南依楚故以自遷爲文葉今南陽葉縣是也大事表云許畏鄭請遷于楚楚遷許于葉而許之舊都盡歸于鄭鄭人謂之舊許襄十一年傳諸侯伐鄭東遷舊許是也又云王子勝曰葉在楚方城外之蔽也楚子遷許于析而更以葉封沈諸梁號曰葉公今河南南陽府葉縣南三十里有古葉城一統志故城在南陽府葉縣南三十里舊縣鎮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雨木冰者何雨而木冰也何以書記異也〔注〕木者少陽幼君大臣之象冰者凝陰兵之類也冰脅木者君臣將執於兵之徵也

〔疏〕穀梁傳雨而木冰也志異也傳曰根枝折范云雨著木成冰杜云冰封著樹漢書劉向傳書具晦雨木冰師古曰雨木冰者氣著樹木結為冰也今俗呼為間樹雨音于具反按今時間有之所謂樹稼是也皆盛寒所致舊唐書讓皇帝憲傳開元二十九年冬京城寒甚凝霜封樹時學者以為春秋雨木冰即此是亦名樹介言其象介胄也憲見而歎曰此所謂樹稼也諺曰樹稼達官怕必有大臣當之是也

○注木者至徵也○五行志上雨木冰劉歆以為上陽施不下達下陰施不上達故雨而木為之冰雰氣寒冰不曲直也劉向以為冰者陰之盛而水滯者也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之象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協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是時叔孫僑如出奔公子偃誅死一曰時晉執季孫行父又執公此執辱之異或曰今之長老名木冰為木介介者甲甲兵象也是歲晉有鄢陵之戰楚王傷目而敗屬常雨也經義雜記云雨木冰杜注記寒過節冰封著樹何注冰脅木者君臣將執于兵之徵穀梁傳雨而木冰也范解雨木冰者木介甲胄兵之象雨著木成冰疏引徐邈云五行以木為介介胄也木者少陽之精幼君大臣之象冰者兵之象今冰脅木君臣

將見執之異根枝折者象禍害逮至也與何邵公義同五行志載劉歆劉向及各說拔左氏無傳當從劉子駿說說文气部氣气也从气分聲雰氛或从雨則氛雰爲一字釋名釋天氛粉也潤氣著草木因寒凍凝色白若粉之形也劉說與釋名合氛雰字異也穀梁當从劉子政說言人將有害則陰氣脇木得雨而氷是不必以氷爲木介取象於甲兵矣何注公羊徐注穀梁皆本劉子政義范則專取甲兵之說不知穀梁引傳曰根枝折正與陰氣脇木之義合明非取象於甲兵也古微書考異郵云天雨木氷貴臣將死也專主大臣言蓋震爲木震爲長子大臣之象陰氣脅木木先寒故得雨而氷亦爲叔孫僑如出奔剌公子偃之兆而少陽象幼君氷脅木象公爲晉所耻行父被執取應亦切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注）滕始卒於宣公日於成公不名邾婁始卒於文公日於襄公名俱葬於昭公是以知滕小（疏）包氏愼言云四月當辛未月之六日通義云滕文公也○注滕始至不名○宣九年秋八月是始卒於宣公也此經書辛未滕子卒是日於成公也二者皆不名故云不名也若然隱七年書滕侯卒彼注云所傳聞世未可卒所以稱侯而卒者春秋王魯託隱公以爲始受命王滕子先朝隱公春秋褒之以禮嗣子得以其禮祭故稱侯見其義故也○注邾婁至公名○文十三年邾

婁子蘧篨卒是卒於文公也襄十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婁子瞷卒是日於襄公也蘧篨瞷皆名故日名也若然莊十六年書邾婁子克卒於莊二十八年夏四月丁未書邾婁子瑣卒已見於所傳聞世而云始卒於文公日於襄公者莊十六年注云小國未嘗卒而卒者爲慕伯者有尊天子之心行進也莊二十八年注云日者附從伯者朝天子行進明皆以行進與隱七年之書滕侯卒皆非常例也○注俱葬於昭公○昭三年滕子泉卒又云葬滕成公昭元年邾婁子華卒下云葬邾婁悼公是俱葬於昭公也○注是以知滕小○舊疏云春秋於所聞之世始錄微國之卒書月書名明其大小滕子卒葬皆在邾婁之後邾婁之君名於所聞之世而於滕則未是以知其小于邾婁也何氏所以不於會序比之而据其卒葬者會是主會次之其大小仍自難明故如此辭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注〕是後楚滅舒庸晉厲公見餓殺光重故十七年復食〔疏〕注是後至光重○校勘記出晉厲公見餓殺光重云閩監毛本光誤猶鄂本餓作殺誤光字與此本按紹熙本不誤楚滅舒庸見下十七年晉厲公見餓殺者下十八年晉弑其君州蒲舊疏引春秋說以

為鷹公猥殺四大夫臣下人人恐見及正月出之二月而死故此注云見餓殺也五行志下之下成公十六年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為後晉敗楚鄭于鄢陵執魯侯與何氏義異劉歆以為四月二日魯衞分包氏慎言云六月書丙寅劉歆以為四月二日是也○注故十七年復食○郎下十七年書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是也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甲午晦

晦者何冥也何以書記異也注此王公失道臣代其治故陰代陽疏包氏慎言云六月又書甲午甲午本六月之晦日春秋不記晦故特言記異以別之按繁露王道述災異有晝晦謂此

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疏杜云鄢陵鄭地今屬潁川郡水經注洧水篇沙水南與蔡澤陂水合水出鄢陵城西北春秋成公十六年晉楚相遇于鄢陵處也史記注引服虔云鄢陵鄭之東南地也紀要鄢陵舊城在開封府鄢陵縣西北四十里漢書地理志潁川郡傿陵即杜所故續志作傿李奇曰六國曰安陵然地志陳留郡有傿

應劭曰鄭伯克段于傿是也則克段之傿與潁川之傿陵有別

楚子鄭師敗績

敗者稱師楚何以不稱師〔注〕据宋公戰于泓敗績稱師〔疏〕注据宋至稱師○僖二十二年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是也通義云此晉侯伐鄭楚子救之鄭為主人而戰言晉侯及者蓋以楚數陵諸夏鄭附從僭夷善晉之能敗之故與使為主與敵同義

王痍也王痍者何傷乎矢也〔注〕時為飛矢所中〔疏〕廣雅釋詁痍傷也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釋云體創曰痍釋名釋疾病痍侈也侈開皮膚為創也說文疒部痍傷也成十三年左傳芟痍我農功釋文痍本作夷故左傳云子反命軍吏察夷傷注夷亦傷也疏引服注云金創為夷是也說文刃部刅傷也从刃从一又創云刅或從倉聚傳云按史此正刀創字也金創為痍即通俗文之體創為痍是金創矣故注云為飛矢所中左傳史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及戰射共王中目楚世家共王救鄭與晉兵戰鄢陵晉敗楚射中共王目是其事也

然則何以不言師敗績〔注〕据王痍末言爾〔注〕末無也無所取於言師敗績也凡舉師敗績為重眾今親傷人君當舉傷君為重以言戰又言

敗績知非詐當冢上日也〔疏〕注末無也○呂覽開春云吾末有以言之注末猶無也禮記檀弓云末吾禁也注末無也○注凡舉至爲重○桓十三年注云燕戰稱人敗績稱師者重敗也又隱二年注內外淺深皆舉之者因重兵害衆故敗績舉師也穀梁傳曰楚不言師君重於師也繁露對膠西王篇王痍君獲不言師敗重傷君也○注以言至日也○舊疏云春秋之義偏戰者日詐戰月今此鄢陵之經言戰言敗績知非詐故當冢上日甲午矣謂結日偏戰故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秋公會晉侯衛侯宋華元邾婁人于沙隨〔疏〕杜云沙隨宋地梁國寧陵縣北有沙隨亭大事表云今沙隨城在歸德府寧陵縣西六里水經注汳水篇汳水又東逕寧陵縣之沙陽亭北故沙隨國矣春秋成十六年會于沙隨謀伐鄭也杜預釋地曰在寧陵縣北沙陽亭世以爲堂城非也不見公公至自會

不見公者何公不見見也〔注〕不見見者恚乞師不得欲執之

〔疏〕通義云不得爲晉侯所見○注不見至執之○下傳云前此者晉人來乞師而不與公會晉侯將執公公不

見見大夫執何以致會〔注〕据不得意扈之會公失序不致〔疏〕注据不得意○舊疏云莊六年傳云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注此謂公與二國以上也莊公與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會今會不得意而致會故据以難○注扈之至不致○即文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公失序也公失序奈何諸侯不可使與公盟眣晉大夫與公盟也彼公不得意不書致故据以難通義云此兼開兩公至自會公不見見者是會也大夫執者謂下伐鄭之會也何氏因誤以爲行父再執與經不合不恥也曷爲不恥〔注〕据扈之會公失序恥〔疏〕注据扈至序恥○文七年注云文公爲諸侯所薄賤不見序故深諱爲不可知之辭明恥故諱也故彼不曰順諱爲善文也此反爲得意恥辭故据以難公幼也〔注〕因公幼殺恥爲諱辭不書行父執者公不見見已重矣〔疏〕注因公至諱辭○舊疏云實不見今而致會若得意然故言爲諱辭耳白虎通爵篇童子當受爵命者使大夫就其國命之明王者不與童子禮也以春秋魯成公幼少與諸侯會公不見公經不以爲魯恥明不與童子爲禮也是也通義云公不見見實以叔孫僑如諂通繆姜而譖公于晉之故時公尚幼未能親政凡有咎辱責在大臣故不以病公也按孔氏牽涉左氏之說

果爾則晉人信譖何反責魯大臣而爲公幼殺恥也且左氏家以公衡爲成公子則亦無公幼之說白虎通正先師舊義與何氏說合○注不書至重矣○舊疏云是時眾代公執而下經但舉其一故此注不書行父執者公不見見已重矣按經書行父之執在伐鄭後與此致會無涉傳何爲逆據以問明涉隨已有執季孫事孔氏謂行父止一執益仍爲左傳所泥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婁人伐鄭（疏）通義云王之上大夫稱爵沈氏欽韓云圻內國有封爵如蘇子稱子者若公卿大夫但有八命六命四命之差而無公侯伯子男之次且尹子爲卿士若其出封當加一等爲侯伯不當爲子男也蓋京師之王官尊之則曰公通稱則曰子若單劉者亦曰子不曰公不獨尹子爲然

曹伯歸自京師

執而歸者名曹伯何以不名而不言復歸于曹何（注）據曹伯襄復歸于曹（疏）注據曹至于曹○易也（注）易故未言之不復見信二十八年

舉國名疏注易故至國名○毛本末作未誤按何意亦末無也無所取於舉國名也其易奈何公子喜時在內也公子喜時在內則何以易注据本篡喜時也疏釋文喜時左傳作欣時○注据本篡喜時○上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之于京師注爲篡喜時故据以難公子喜時者仁人也內平其國而待之注和平其臣民令專心于負芻疏通義云此釋不名之意諸侯失地名喜時內平其國以待君歸若與未失國者同故不名以起之外治諸京師而免之注訟治于京師解免使來歸疏通義云此釋不言復歸之意復歸者出有惡喜時治免其罪若與無惡者同故條賢者之心而爲其君諱不嫌實無惡者前稱侯以執罪已明矣是也○注訟治于京師○鄂本訟作說誤僖二十八年傳治反衛侯注亦云叔武訟治于晉文公其言自京師何注据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後復歸于衛俱天子所歸不言自京師不連歸問者嫌自京師天子有力文言甚易欲并問力文與上說喜時錯疏注据僖至京師○鄂僖二十八

年冬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三十年秋衛侯鄭歸于衛是也○注不連至時錯○傳二十八年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傳自者何有力焉者也此若連歸問云其言歸自京師何即嫌天子有力與上說喜時之內平其國外治諸京師爲喜時之力意進故但問自京師與衛侯鄭不同之故也舊疏云問者之意欲道僖三十年衛侯鄭歸于衛亦是天子所歸不言自京師今曹伯亦天子所歸獨言自京師文相違背也上說言其所以易正猶公子喜時之力若此處并問天子有力之文即與上說喜時之力自相違也

言甚易也舍是無難矣注言歸自京師者與內据臣子致公同文欲言甚易也舍此所從還無危難矣主所以見曹伯歸本据喜時平國反之書非錄京師有力也執歸書者賢喜時爲兄所篡終無怨心而復深推精誠憂免其難非至仁莫能行之故書起其功也疏注言歸至同文○舊疏云與上十三年公至自京師相似○注欲言至難矣○通義云天子有命歸之則諸侯不得治其咎國人不得易其位故無難矣因明喜時能知尊王請命春秋乃以王命除負芻之罪也○注主所至力也○通義云倒歸文在上者若言自京師歸於曹則主

嫌自者京師有力辭與歸功喜時意錯○注執歸至功也○舊疏云以傳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二十一年執宋公之屬皆不書其歸也若然僖二十八年晉侯執曹伯又云晉人執衛侯下云曹伯襄復歸于曹三十年衛侯鄭復歸于衛皆是被執而書之者曹伯下注云執歸不書書者名惡當見衛侯下注云執歸不書主書者名惡當見是也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招巳〔疏〕左氏穀梁作苕巳史記管蔡世家云陳司徒招索隱招或作苕又陳杞世家乃殺陳使者索隱曰即陳司徒招又名苕招苕皆从召得聲得通也詩小雅苕之華釋文苕徐音韶左氏襄二十九年傳見舞韶濩者釋文韶本或作招獨斷舜曰大韶一曰大招是也杜云苕巳晉地

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疏〕禮記表記云仁者人也注人也謂施以人恩也引此傳曰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人也則鄭所見公羊本作人也正義云施人以恩謂意相愛偶人也傳稱欲人愛此行人故特言舍之引之者證人偶相存愛之義也又中庸云仁者人也注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意相存問之言穀粱莊元年傳接練時錄母之變始仁之也即仁之也古人與仁通繫辭傳何以守位曰人王肅本作仁大戴禮曾子立事篇觀其所愛親可以知其人矣謂知其仁也墨子非命篇命者非人者之言也謂非仁者之言也呂

覽論人篇哀之以驗其人韓勑造孔子廟碑四方士仁謂士人也驗其人謂驗其仁也人是也九經古義按公食大夫禮賓入三揖注每曲揖及當碑揖相人偶蓋賓主揖讓互相親偶親觀之意亦如之也老子道德經曰如嬰兒之未孩河上公注如小兒未能答偶人時御覽引元命包云仁者情志好生愛人故其爲人以仁其立字二人爲仁注二人言不尊於己念施與也是則仁之義也

曰在招巨悕矣〔注〕悕悲也仁之者若曰在招巨可悲矣閔錄之辭〔疏〕注悕悲也○昭九年傳存陳悕矣釋文悕悲也本此注爲義說文無悕字欠部云欷歔也文選注引蒼頡篇欷歔泣餘聲也亦作唏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紂爲象箸而箕子唏索隱唏欷聲蓋皆欷之借也廣雅釋詁亦云欷悲也楚辭九辯憯悽增欷離騷曾歔欷余鬱邑兮是也方言唏痛也儿哀而不泣曰唏淮南說山訓紂爲象箸而箕子唏欷明通用也

孰未有言仁之者此其言人之何〔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作仁之何此與表記注合按此誤字而有合於古者也公羊本三云人之後來皆改作仁之則此作人之爲誤字矣今按紹熙本亦作仁之何皆當如表記注所引作人字爲是十行本不誤也而人字又以作儿爲正說文人下云天地之性最貴者也又儿云仁人也古文奇字人也說文仁訓親愛人謂此儿字是親愛人也凡禮記中庸之仁者人也

表記之仁者人也此人也之人字皆說文儿字非人字也詩衛風淇奧箋云謂仁於施舍亦當作儿於施舍彼俗本作人較勝於元本也代公執也（疏）通義云善其以身衛君故仁錄之其代公執奈何前此者晉人來乞師而不與（注）不書者不與無惡（疏）卽上夏六月晉侯使欒黶來乞師下云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不見內君大夫會知其不與也○注不書至無惡○傳二十六年公子遂如楚乞師傳乞者何卑辭也曷爲以外內同若辭重師也曷爲重師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也注兵凶器戰危事不得已而用之爾乃以假人故重而不別外內也故不與無惡也按左傳云戰之日齊國佐高无咎至于師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壞隤注壞隤魯邑是魯師未出竟故僑如告郤犨有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之語也卽上文孟獻子亦但曰有勝矣亦不見有出師之文公會晉侯（注）會沙隨也（疏）注會沙隨也○卽上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婁人于沙隨是也將執公季孫行父曰此臣之罪也於是執季孫行父（疏）據何氏義此執季孫爲會沙隨時事成公將會晉厲公（注）請上伐鄭言論者別嬰齊所請也明言公會晉侯者嬰齊所請事也

故下與嬰齊傳合同〔疏〕校勘記出成公將會厲公云唐石經作晉厲公此脫晉字按紹熙本有晉字襄三年疏引此文亦有晉字○注謂上伐鄭○鄂本下有也字紹熙本亦有別於沙隨之會即上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婁人伐鄭是也○注言謚至合同○謂此傳稱成公將會厲公與上公會晉侯僅稱公殊也嬰齊所請者下十七年公孫嬰齊卒于貍脤傳云前此者嬰齊走之晉公會晉侯將執公嬰齊爲公請公許之反爲大夫是上言公會晉侯將執公是上經沙隨之事嬰齊爲公請者也然則沙隨之會行父與嬰齊並請也左傳亦有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事惟彼傳無嬰齊出奔事又以執季孫止此若巳一次也通義云此一事而再言之者先凡而後日也前此者以下釋代公執之意自成公將會晉厲公以下乃申其事而詳敘之蓋晉人緣乞師不與譖公而以會不當期爲罪名耳傳本釋經經唯一書執季孫行父而邵公言再執是不善讀傳矣按孔氏以行父止執若巳一次仍本左氏立說詳釋傳文似是兩事公會晉侯以下一事也成公將會晉厲公又十事也序事甚晰

會不當期將執公季孫行父曰臣有罪執其君子有罪執其父此聽失之大者也〔疏〕舊疏云言聽獄者失之大者矣鹽鐵論周秦云春秋曰子有罪執其父臣有罪執其君聽失之大者也今以子誅父以弟誅兄親戚相坐

什伍相連若引根本之及華葉傷小指之累四體也如此則以有罪誅及無罪無罪者寡矣今此臣之罪也舍臣之身而執臣之君吾恐聽失之爲宗廟羞也於是執季孫行父〈注〉善其過則稱己善則稱君累代公執在危殆之地故地言舍而月之者痛傷忠臣不得其所爲代公執不稱行人者在君側非出使〈疏〉注善其至稱君○說苑臣術云功臣事立歸善于君君不敢獨伐其勞如此者良臣也禮記坊記云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襄十九年君不尸小事臣不尸大事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讓矣○注累代至其所○正以沙隨之會代公執伐鄭會不當期又代公執是累代公執在危殆地也左傳疏引賈云書執行父舍于苕丘言失其所不書至者刺晉聽讒執之示已無罪也公羊禮說云問者曰必斯之何曰雜記曰內亂不與焉外患弗辟焉其行合禮焉其志可哀也言月爲傷痛文者舊疏云正以凡執例時故也卽僖四年夏齊人執陳袁濤塗五年冬晉人執虞公之屬是也通義云內大夫無罪被執例月義亦通○注以爲代至出使○文十四年冬齊人執單伯傳執者曷爲或稱行人或不稱行人傳曰稱行人而執者以其事執也注以其所銜奉隲事執之晉人執我行人

叔孫舍是也傳又曰不稱行人而執者以已執也注已者已大夫自以大夫之罪執之分別之者非躐各當歸其本此行父既非事執亦非以已執故解之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疏包氏慎言云十月乙亥月之十三日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州盟于扈注行父執釋不致者舉公至爲重疏注行父至爲重○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隱如以歸十四年書隱如至自晉又二十三年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二十四年書舍至自晉皆書其至此不致故解之正以書公至自會故行父致從省也

公至自會

乙酉刺公子偃疏舊疏云考諸舊本此經之下悉皆無注若有注者衍字耳又云僖二十八年注內殺大夫例有罪不日無罪日者正謂此也穀梁傳先刺後名殺無罪也

皇淸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四十二終

邵文孫同康覆校 丁汝芬校字